

# 朕本红妆

新曲典藏

YANGYANG  
WORKS  
上  
央央 著

她只是碰巧拔出一把锈剑，  
却招来一朵又一朵桃花……

女扮男装的彪悍皇子 VS 表里不一的温润太监

天下归元、浅绿、潇湘冬儿、北棠 联袂推荐

她似骄阳明媚夺目，他似月光清雅内敛；日月交辉，水火相容，  
是斩不断的孽情错乱，还是天注定的金玉良缘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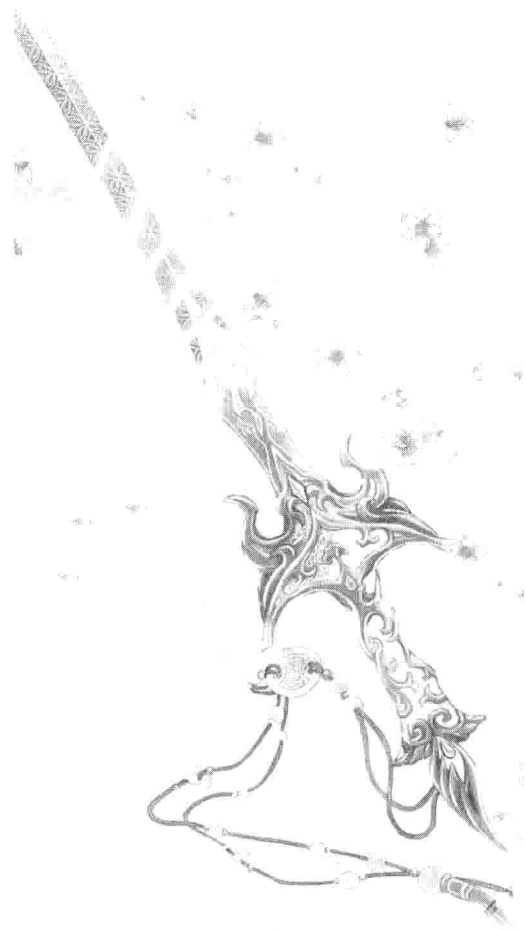
媲美容止、宁弈的超完美五星男主

口碑代表作

『女扮男』专业户  
央央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# 朕本红妆

新曲  
藏

YANGYANG  
WORKS  
上  
央央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朕本红妆: 全2册 / 央央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2

ISBN 978-7-5399-7137-7

I. ①朕… II. ①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16635号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| 朕本红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  | 央 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统 筹  | 黄小初 侯 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选 题 策 划 | 李文峰 史静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编 辑 | 姚 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文 字 编 辑 | 史静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江苏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 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经 销   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 |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| 700×980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| 61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| 38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| 2014年2月第1版,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7137-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| 59.80元 (全二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【上】  
CONTENTS

|      |      |     |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麻雀狂想 | 1   | 第十三章  | 英雄救美 | 127 |
| 第二章  | 纨绔皇子 | 7   | 第十四章  | 真命天子 | 141 |
| 第三章  | 风情如燕 | 19  | 第十五章  | 为她而战 | 152 |
| 第四章  | 南越质子 | 31  | 第十六章  | 又见故人 | 162 |
| 第五章  | 秦家三少 | 40  | 第十七章  | 登台看戏 | 176 |
| 第六章  | 黄雀在后 | 50  | 第十八章  | 桃花泛滥 | 189 |
| 第七章  | 步步惊心 | 61  | 第十九章  | 风云际会 | 201 |
| 第八章  | 归去来兮 | 72  | 第二十章  | 血光之灾 | 215 |
| 第九章  | 鸡飞蛋打 | 84  | 第二十一章 | 海岛惊魂 | 230 |
| 第十章  | 光明前程 | 95  | 第二十二章 | 生死一吻 | 242 |
| 第十一章 | 醋海怒涛 | 105 | 第二十三章 | 极乐极苦 | 253 |
| 第十二章 | 王子归来 | 116 | 第二十四章 | 血浓情深 | 265 |
|      |      |     | 第二十五章 | 曲线毕露 | 278 |

目录【下】  
CONTENTS

|       |      |     |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六章 | 放手一搏 | 293 | 第三十九章 | 用心良苦 | 448 |
| 第二十七章 | 美人心计 | 303 | 第四十章  | 义不容情 | 459 |
| 第二十八章 | 瑰丽之夜 | 315 | 第四十一章 | 晴天霹雳 | 470 |
| 第二十九章 | 你是我的 | 326 | 第四十二章 | 不知是计 | 481 |
| 第三十章  | 此心彼意 | 338 | 第四十三章 | 天堂地狱 | 495 |
| 第三十一章 | 温泉水暖 | 350 | 第四十四章 | 在劫难逃 | 507 |
| 第三十二章 | 风月无边 | 361 | 第四十五章 | 誓言如风 | 521 |
| 第三十三章 | 洞房花烛 | 374 | 第四十六章 | 报复纠缠 | 535 |
| 第三十四章 | 恶魔诅咒 | 385 | 第四十七章 | 步步相离 | 543 |
| 第三十五章 | 儿女情长 | 401 | 第四十八章 | 大婚之夜 | 555 |
| 第三十六章 | 湖心惊情 | 413 | 第四十九章 | 此恨绵绵 | 567 |
| 第三十七章 | 金屋藏娇 | 424 | 第五十章  | 我心如铁 | 579 |
| 第三十八章 | 棋逢对手 | 435 | 第五十一章 | 万丈深渊 | 589 |
|       |      |     | 第五十二章 | 宛若一梦 | 598 |

## 第一章·麻雀狂想

“娘娘，还是让奴婢去请太医吧，再拖下去，三殿下怕是不行了……”

“不必，翡翠你下去，殿下的事情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！”

“是，娘娘……”

在奇怪的对话声中，秦惊羽清醒了过来，只觉眼皮沉沉，手足乏力，心口有一点刺痛，眼睛刚睁开条缝，就觉红光闪动——有人扑了过来。

“羽儿，你终于撑过来了！”身着红服的绝色女子紧紧搂住她，激动地哽咽道：“真是太好了，娘赌赢了！娘在想啊，若是你不再醒来，就只能去请太医了……娘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也要保住你的命啊，我苦命的孩子……”

等等，苦命？想到这里，秦惊羽腾地睁开了眼睛。

身体的记忆随之汹涌而来——这里是大厦王朝，她是皇帝秦毅的第三子，和她现在的名字一样，也叫秦惊羽，上有二兄四姐，下有一弟三妹。

她的母妃、眼前这位倾国美人，就是她父皇亲封的昭仪穆云凤——穆妃。

“那个……”她看着穆妃的面庞，有些怔愣。母妃就如此倾国倾城，那自己一定也很美，看来自己之前许下的心愿终于得偿了？

穆妃抱着她开心抹泪，“羽儿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告诉娘！”

秦惊羽脑子里一团糨糊，讷讷开口，“我……饿了。”

闻言，穆妃急急唤侍女，却想起自己已屏退了所有宫人，只得朝秦惊羽笑笑，起身出门，“乖，等一会儿，娘这就叫人给你拿吃的来。”

趁她出门，秦惊羽闭上眼，回忆起来这里之前，有人给她讲的那段话。

那人自称黑帝斯，是名面目斯文的长发男子，他说：“恭喜你被我们选中成为千万挑一的试验品，经我们研究，鉴于你英勇救人的行为，你可以重新选择一段人生……”

英勇救人？对了，她在昏迷前，好像在马路地陷的那一瞬，推开了前方怀抱婴儿的年轻妈妈，自己却掉进去……挂了？

“各个时空与你磁场相符的，有五个身份，国际特工，白领精英，千金小姐……”他如是说着，可她太性急了，没听完就嚷嚷着要选那个最漂亮最有钱的，然后就听着这样的对话醒来了。

最后好似还听黑帝斯说了句忠告，说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，只有她母妃；还说要送她什么礼物，叫“超常五感”？黑帝斯这名字有丝耳熟……

她正想着，吱呀一声，房门开了，穆妃匆匆走了进来。

秦惊羽定定神，就听穆妃担忧地道：“羽儿，你父皇又提让你去御书房听课的事了，看来他是想将你和两位皇兄一起培养，这可怎么是好呀？”

“培养就培养吧，再怎么说我也是父皇的儿子之一……”

等等，儿子？！啊啊啊，她一醒来就被新环境弄得一惊一乍的，竟忘了最关键的一件事——大夏皇帝的第三子？有没有搞错，她，变成了男人？

“啊——黑帝斯你回来，我不要当男人！！！”尖叫声惨绝人寰。

清晨，帷幔挑起，纱帘微动，窗台上放着几盆鲜花，红艳艳开得灿烂。

秦惊羽却百无聊赖地躺在榻上，盯着帐顶上精致的如意绣纹发呆。

昨晚，夜深人静时，她那位母妃悄悄问了她一句话：“你这回怎么这样不小心，被人下了毒，知道是谁做的吗？”

什么？她堂堂皇子，还会被人下毒？记得当时她嘴巴张得老大，支吾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用了最老土也最管用的办法，抱住脑袋，面露痛苦地道：“母妃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回醒来后我只记得你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穆妃低呼一声，又是翻她眼睑，又是探她腕脉，最后叹了口气，“你所中的毒药里有失魂草，确有迷惑心思、混乱记忆的效用。不过羽儿你别急，母妃一定会想法治好你的。”

歪打正着？看这配合，真是天衣无缝！秦惊羽心底一块巨石落地。

穆妃心疼地搂着她，又絮叨了好些事情，只可惜她这身体余毒未清，听着听着，实在精神不济，直接会周公去也。

一夜过去，经过无数次自我劝解，秦惊羽慢慢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。

古代就古代吧，至少是皇子；男人就男人吧，至少可以不去迎接大姨妈了。不过，她唯一受不了的是穆妃的恋子情结——

穆妃是江湖神医穆青之女，她中毒后，穆妃婉拒了所有探视，还把宫人全被派到殿外守着，将她护得密不透风，所有端茶倒水、喂药喂饭、净脸擦身，甚至解决生理需要的事务，全由穆妃亲自动手。

那个，这具身体都十二岁了，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呢……

就在她为此烦闷之际，一道突如其来的口谕传来。于是，她这位监护人来不及多说就去了太后寝宫，寝室里只留下一个小宫女守着。

小宫女大概十四五岁，长相清秀，见秦惊羽盯着自己，面上飞上两朵红云，害羞地低下头去，“殿下想要什么，奴婢去取。”

秦惊羽记得她的声音，“你叫翡翠？”宫女有丝诧异，点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秦惊羽想了想，道出了此刻最迫切的心愿：“翡翠姐姐，我要沐浴。”她在榻上躺了好几日了，身上都有味了，实在想好好洗洗。

翡翠迟疑了下，“但娘娘临走前交代，让殿下好好休息……”

秦惊羽瞪她一眼，板起脸道：“我又不出寝室，怕什么？”

翡翠无奈，只好应下，自去忙碌，没一会儿工夫，就过来扶她起身。

秦惊羽慢慢起床，边活动手脚，边问：“平日都是谁服侍我起居？”皇子的衣食住行，应该有专人打理吧？她可不愿再被那位母妃一手包办了。

翡翠垂首答道：“是燕儿，他是殿下的贴身内侍。”

“燕儿？”秦惊羽好奇道，“是……太监？”翡翠点头称是。

“燕儿……”秦惊羽又念了一声，“对了，他现在人在何处？”

“他……被娘娘关了三天暗室，昨晚才放出来。”

秦惊羽一愣，“为什么？”翡翠怯怯答道：“他那日陪殿下去大皇子那里，殿下回宫后就大病了一场。娘娘大怒，说他没把主子照顾好，就……”

这位母妃，还真是护犊心切。秦惊羽点点头，“好，我明白了。你去看看，如果他没什么事，就带他过来见我，顺便服侍我沐浴。”

“是，殿下……”翡翠眨巴着眼睛应下了，心中却大为疑惑：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这位主子沐浴一向亲力亲为，从不假手于人，今日居然要人服侍？

顺着翡翠指示的方向，秦惊羽转过巨大的玉石屏风，掀开青色竹帘，里面果然是一间浴室：全部用乳白色的条石铺陈，四壁打磨得光洁发亮；池边铸着数只青色麒麟瑞兽，头颅伸出，兽嘴大张，正往池中喷出热水；水汽弥漫间，片片花瓣随波荡漾……呃，简直是顶级待遇啊！

秦惊羽低低欢呼一声，动手去解身上长袍。

唔……长袍里面是件并不单薄的素白衣衫，怪不得老是冒汗……中衣脱下，是件淡粉亵衣，质地倒是柔软，不过这颜色……有些女性化了吧？

“殿下。”忽然，门外传来少年的唤声。

嗓音清朗柔软，似是满心期待，又带着一丝卑微，很是舒服受听。这就是那个燕儿吧？“进来！”秦惊羽头也不抬，继续对付烦琐的系带。

竹帘晃动，一道颀长人影走了进来。与此同时，她最后那件亵衣也完全解除，飘然落地，身上空无一物，门户大开。

然后，秦惊羽不经意朝下一瞥，所有动作瞬间停滞。

她张大了嘴，缓缓抬头，对上眼前一双狭长清幽的黑眸，下一瞬，发出了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二声惨绝人寰的尖叫：“啊！！！”

一声惊呼后，秦惊羽傻在原地，视线顺着来人一眨不眨的眸光，回到自己胸



前。天啊，她没看错，真的没看错——莹润如玉的美肤，精致的锁骨，雪艳的藕臂，还有……一对小巧粉嫩的突起，虽然跟自己前世的那一双浑圆比起来，是如此不济，但绝对是真货，如假包换！

震惊与狂喜尚未散去，慌乱担忧随之即来。糗大了，怎么没人告诉她，当朝三皇子的她其实是个女人？难道，穆妃亲自照顾她，就是为了掩盖这个？可现如今，这番苦心，却被自己破坏了个干干净净……

还有，面前这个人，毫不避讳地盯着她看，什么都看光了？

“呃，那个——”秦惊羽只觉口干舌燥。她清了清嗓子，把散开的长发拉过来盖住胸部春光，勉强找回当主子的尊严，“你出去。”

少年似是极不情愿地收回了惊艳的目光，对着她弯眼一笑，眸光清幽流动，宛如明澈见底的小溪，“殿下不是让燕儿进来服侍沐浴吗？没把殿下侍候好，燕儿怎么能出去呢？”那张漂亮的薄唇中吐出的话语清新如朝阳，不急不缓，徐徐道来，听起来轻微，里面却有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味。

这个小太监，不太听话呢。带着丝探究，秦惊羽认真打量起眼前少年。

少年十五六，穿暗青色太监服；身形瘦削挺拔，高出自己至少大半个头；面色略显苍白，眉长入鬓，目秀如墨，挺鼻薄唇，唇边噙着丝淡淡的笑。

小小年纪，却有种温润与清雅的独特气质。

秦惊羽看傻了眼，恨恨地想：这小太监，长得居然比自己更像皇子！

她一时秀眉微挑，“你，就是我的贴身内侍燕儿？”

“是。”名唤燕儿的少年黑眸微垂，里面有暗芒一闪而过。然后，他的目光停在一处，突然呆滞不动，险险喷出火来——云雾般垂下的青丝瀑布间，一点粉润柔珠若隐若现，莹光淡淡，相映生辉，那是……是她的……

心跳若狂，血气上脸，他鼻端陡然一热，暖流奔涌而出。

“你流鼻血了。”秦惊羽好心提醒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对少年造成的困惑。能让太监看得面红耳赤、狂喷鼻血，自己这具才刚发育的身体，真是前途无量啊。

秦惊羽走去木柜前，取了张干净布巾，甩给他，“去，把血擦干净，守在门口，我洗好就出来，有话和你说。”

“是，殿下。”燕儿双手接过，捂住鼻子躬身行礼。

后退着到门口时，他忽然抬眸看向她，讨好一笑。

那笑容温软媚人，层层荡漾在清雅端秀的眉眼间。秦惊羽一眼瞧去，呼吸微滞，刹那失神——该死的，小太监长那么俊俏干吗？

房门被燕儿轻轻带上，悄无声息。

秦惊羽默然站了一会儿，才背过身去，扯掉了底下的长裤。

没错，周身上下，所有生理特征一致表明：她是女人！

心情大好，她舒舒服服泡了个花瓣浴，将自己洗得清爽干净，穿衣出门。

屏风外，燕儿垂首立着，面上已然擦净，一见她步出，立刻迎上，“殿下。”秦惊羽应了一声，漫步走到妆台前坐下。燕儿很是知趣，见状立时取了方柔软布巾，为她轻轻拭擦一头青丝。

台上有一面大大的铜镜，芙蓉花饰镶边，打磨得光润透亮，华美细致。

秦惊羽顺手拿起，凑近脸庞，脑子里却还想着身后之人温润俊秀的容貌。对于自己这张脸，她实在不怎么上心。不过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呢……

秦惊羽微微张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。

铜镜里，映出一张绝美无瑕的面孔。瓜子脸，双眼皮，鼻梁挺秀，许是刚沐浴过，水眸波光潋潋，朱唇艳色醉人，只那两道眉毛，并不若寻常女子般如淡柳新裁，而是浓黑了一些，平添了不少英气，使得整张脸明朗起来，有种宜男宜女的中性之美——美极了，比她那母妃还要美上三分！

“殿下，头发擦干了，要结上吗？”旁边清朗的少年嗓音，拉回了秦惊羽已经飞往九霄云外的神志，她胡乱应了一声，“嗯……”

少年没再作声，修长手指安静梳理起她的长发，轻拢慢捻，未见几个动作，就将她一头青丝分好，扎成两个小丫角。绝代俏佳人，转眼变为翩翩美少年。

秦惊羽抚了下发际，心中打定主意，转过身来，微笑着朝向那低眉垂目的少年，“对了，燕儿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回殿下，燕儿今年十五岁。”“你几岁进宫的，跟我多长时间了？”

燕儿撅起嘴，有些委屈地道：“殿下不记得了吗？燕儿十三岁进宫，一直在明华宫侍候殿下。”

“十三岁？也就是跟了我两年了？做得不错啊，有了你，我都看不上别人了。”

“燕儿愿意一辈子侍候殿下……”他的声音虽然刻意压低，却透出一丝没心机的欣喜。

毕竟才十五岁，还是个孩子啊。秦惊羽看着那俊秀的眉眼，不自觉涌起一股怜惜，心中也更加笃定，继续叙话：“我们燕儿，真是有一双巧手啊。”

“谢殿下夸奖。”“手这样巧，心眼儿也不会笨到哪里去的，你说吧？”

燕儿头垂得更低，恭敬地道：“是，燕儿听凭殿下吩咐。”

秦惊羽微微一笑，“那我问你，你刚才在浴室里，都看到什么了？”

燕儿抿了下唇，奇道：“殿下记错了吧？燕儿一直守在门外，从来不敢踏入浴室半步。”有意思，比自己想的更上道。秦惊羽瞥他一眼，“真没进过浴室？”

燕儿与她对视，目光坦然无比，“每回殿下沐浴，燕儿都是守在门外的。燕儿

是殿下的人，殿下怎么说，燕儿就怎么做，从来不敢违背。”他说到“殿下的人”四个字，还稍微加重了语气。

秦惊羽听得点头，耸了耸肩，道：“看我这记性，真是记错了呢。你先下去吧，有事我再找你。”这个燕儿倒不笨，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
现在，澡也洗了，头也梳了，该做点儿什么呢？是趁着穆妃不在，出门散散步，还是躺回榻上去，继续做病怏怏的皇子？

内心斗争一阵，秦惊羽最后还是放弃了冒进，不情不愿地返回了床榻。

自己的母妃总会保护她的，听穆妃的话，多养几日，总是没错的。

转念间，她不经意抬眼，却见燕儿立在门前，眼里明光流转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唇角扬起，笑意盎然。

秦惊羽看得有些呆了。唉唉唉，这么美的少年，怎么就是个太监呢？

午后，日光闲散。穆妃回来时，秦惊羽刚好一觉睡醒。

“母妃，你去哪里了？有件事……”她一面揉着眼，一面寻思要不要把刚才沐浴时被人发现女儿身的事情告诉穆妃。毕竟自己初来乍到，都不清楚那个燕儿的为人品性。不过，他也还是个孩子呢，她就不信自己搞不定他。

想到这里，她舌头打了个转，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穆妃柳眉紧蹙，沉浸在思绪里，也没注意到榻上之人的异状，一进门就屏退左右，拉起秦惊羽的手，担忧地道：“羽儿，太后亲自过问此事，母妃实在无法拒绝，待这回去上林苑狩猎过后，你就要和你皇兄皇弟去御书房听课受训了。”

秦惊羽满不在乎地答：“听课，很好啊。”

穆妃轻轻摇头，“好什么？你以往被母妃以体弱多病为由藏在明华宫，可如今你年岁渐长，若是被人看出端倪，可怎么是好？”

秦惊羽坐起身来，举着衣袖，乖巧地为她拭去眼角的泪，“母妃，当初为什么要把我当作男儿养呢？”穆妃抬眸，怔然道：“羽儿当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”

秦惊羽苦笑摇头，“对不起母妃……”

“羽儿，我的好孩子！”穆妃一把将她搂进怀中，低泣道：“是母妃对不起你，要不是母妃当年一心想要保住后宫地位，也不会委屈你受这么多苦……”

听得她边哭边说，秦惊羽总算明白了这身子从小女扮男装的原委。

原来，当年穆妃怀胎十月，生下一对粉妆玉琢的龙凤胎。秦毅龙颜大悦，封她为昭仪，并由太后亲自为两个孩子取名——小皇子叫秦惊羽，小公主叫秦吟雪。

不想那小皇子有先天心疾，勉强过到四岁，还是抵不住夭折了。正当其时，宫中另一位妃嫔产子，众人皆去拜贺，穆妃独自在明华宫抱着孩子的尸身哭泣。

几欲疯癫之际，她突发奇想，谎报夭折的是小公主秦吟雪。就这样，年仅四岁的小女孩顶着哥哥的身份，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

“当时正值酷暑，那太常张大人昔日曾受你外公大恩，见我坚持早日封棺入土，也就随了我的意。你父皇伤痛之余，也没反对，事就这样定了……”

时隔多年，再次提起丧子之痛，穆妃仍是忍不住眼眶发红，“后来明华宫大肆换血，接着张大人辞官病退，没过几年就过世了。现在除了我们母子，再没第三人知道这个秘密。”

“母妃……”秦惊羽咬住嘴唇，心虚地低下了头——燕儿，他也知道了。

“羽儿，都怪母妃当初一念之差……母妃本是江湖女子，太后一直看我不顺眼；我生产之时又伤了根本，再无所出；眼见你父皇已有两名皇子，那梅妃又诞下一名小皇子……这后宫中的生存原则，从来都是母凭子贵，我怕失宠，所以就……是母妃对不住你，毁了你一生啊……”

秦惊羽听她哭得泣不成声，好生可怜，便放柔了声音安慰：“母妃别哭了，羽儿觉得扮男子挺好，又威风又自在。再说，等过几年我成人，父皇自然会划地封王，到时候在羽儿的属地里自由自在，母妃也就不必这般日日担忧了。”

穆妃的眼睛亮了亮，可随即又哽声叹道：“我原也是这样想的，可是，离你成年，尚有八年时间……”八年，足够衍生出许多变数来。

秦惊羽胸膛一挺，豪情冲天，“母妃放心，这八年我自有办法安然度过。”

身处皇宫，身为皇子，自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更何况这大夏王朝几位皇子只有长幼之分，暂无太子之尊。不过，若是自己不务正业，不思进取，甘当个远离朝堂是非的逍遥皇子呢？无为，即无祸，不管之前自己在旁人眼中如何，转变，就从即将到来的这场皇家狩猎中拉开序幕吧！

她悠悠想着，绝美小脸上眉开目朗，神采飞扬，黑瞳中清光闪耀，带着志在必得的坚定。穆妃呆呆看着，泪痕犹在，提起的心竟略微放下了些。

莫名的，她对这个孩子的未来，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。

---

## 第二章·纨绔皇子

---

上林苑，位于大夏都城天京城外三十里处，依山傍水，三面皆是莽莽群山，丛

林苍翠，北面则是一片碧波白浪，芦苇随风飘飞，自古就是皇家狩猎场。

“皇兄，你看，那边，就在那水边上！”“嘘，你小声点！”

弯弓射箭的紫袍锦衣少年十五六岁，与他旁边的银白华服少年年纪相仿，两人都继承了大夏天子秦毅的出众容貌，俊逸非凡，分别是大皇子秦湛霆和二皇子秦兴澜。他们身后不远，一名七八岁的孩童粉嫩可爱，正是四皇子秦昭玉。

嗖的一声，秦湛霆手中的箭射了出去。

却是射了个空——大雁展翅飞起，箭矢与猎物失之交臂。

“都怪你，没见我在狩猎吗？你这小孩，坏我好事！”秦湛霆一见大雁飞走，扭过头来就对秦昭玉凶道。

秦兴澜没说话，却也狠狠瞪他一眼，随秦湛霆往旁边树林寻找猎物去了。

“呜呜……”秦昭玉立在原地，委屈地哭出声来。

“别哭，我跟你玩。”一只白瓷般的玉手伸过来，扶住那哭得不住耸动的稚嫩肩膀。秦昭玉一回头，对上那双亮晶晶的黑眸，怔了下，“三皇兄，你病好啦？”

秦惊羽笑着点头，“来，叫声三哥哥，我就把这个送你。”掌心摊开，一把青玉色的竹制小弓、三支细长的竹箭，呈现眼前。

燕儿确实心灵手巧，方才在树林里折了根翠竹，一把匕首削啊削的，没一会儿工夫就做成了这样一把小巧竹弓给她玩。可惜她对攻击性武器没多大兴趣，便拿来做个顺水人情，哄哄小孩子了。

秦昭玉面颊上还挂着泪珠，像只糊花了脸的小猫，端详着手里的小竹弓，慢慢破涕为笑，脆生生叫道：“三哥哥！”

“哎，乖。”秦惊羽摸了下他的头，看着那红扑扑的小脸蛋，着实觉得可爱，忍不住凑上前去，啪嗒亲了一口。

秦昭玉呆了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三哥哥为……为什么亲我？”

秦惊羽哈哈大笑，“因为我喜欢你啊。”

秦昭玉抚着脸，傻傻道：“除了母妃，连皇姐都没……没亲过……”他说的皇姐，是梅妃所出的长公主、他的同胞亲姐——十五岁的秦飞凰。

秦惊羽心中了然，身为大夏长公主，从小须得遵循宫闱礼仪，那行为举止，怕是不能有半分逾矩，“只要你乖，以后我经常亲你，好不好？”

秦昭玉傻傻点头，又瞅着她的胸襟衣袖低叫：“三哥哥，你衣服好脏啊。”

秦惊羽低头一看——早上刚换的雪色新衣，已到处是泥，脏得不成样子。然而，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：就在刚才，她当着那皇帝老爸和一干后妃的面，华丽丽地跌在岸边泥地上，然后就发现新大陆一般，不亦乐乎地玩起泥巴来。

大皇子和二皇子都在湖边狩猎，四皇子也在一旁观摩，唯独三皇子在玩泥巴，

如此一来，差距立时就拉开了。

大皇子的生母黎皇后和二皇子的生母许妃，看得脸露鄙夷，暗自欢喜。

穆妃没说什么，只望着那兴高采烈的少年，幽幽地想：这样开心的笑容，是在明华宫从来没见过的，玩泥又有何妨，由她去吧。

“燕儿，去拿些糕点来，我饿了。”玩了一会儿，秦惊羽招手，让燕儿凑过来，咬着他的耳朵道。

暖暖气息拂来，如兰似麝，幽香醉人。燕儿低应了声，行礼而去，走到她看不见的地方，才忍不住摸下耳根，那里，已红得像烙铁。这个殿下，真是……

日头西移，带着王公大臣们上山狩猎的天子即将归来，而秦惊羽还坐在僻静处摆弄泥巴。

捏个什么呢？见四下无人，她想了想，手上开始动作。湖边的泥土软硬适度，经她揉按堆砌，道路桥梁，高楼大厦，逐渐显出雏形来。

“这样高的房屋，不会垮塌吗？”听得背后低沉一问，秦惊羽头也不回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若是根基稳健，自然就不会塌。”

那人轻轻哦了一声，显得既惊讶又振奋。秦惊羽觉出异样，蓦然转头。

老天！在距她仅有一尺远的地方，高大的中年男子一身龙纹玄服，背手而立，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。

“父……父皇？”完了，居然是她那皇帝老子从山上打猎归来了，自己都躲到角落里了，没想到他竟悄然前来，也不知站了多久。

秦惊羽赶紧起身行礼，刚一动，肩膀却被对方的大掌轻轻压下。

秦毅淡淡瞟了一眼远处射雁的两名皇子，蹲下身来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楼阁做得很巧妙啊，羽儿是怎么想出来的？”

秦惊羽眼珠一转，垂头嚅囁道：“羽儿昨晚做了个梦，梦到的……”

秦毅点头，突然心有所悟，意气风发地道：“羽儿做了个好梦啊，朕的大夏江山，不正像这凌云高楼？只要根基稳健，便可千秋万代，屹立不倒！”

这父皇想象力还真是丰富……

秦惊羽眨了眨眼，趁他不注意，悄悄把泥塑推倒破坏，毁尸灭迹。

秦毅看着她脏兮兮的小手，又轻声问：“羽儿为何不与兄长们一起狩猎？”

小孩子过家家似的也叫狩猎？秦惊羽心底有些不屑，面上却傻笑，“我拉不动弓……”秦毅抚着她糊满泥水的衣袖下纤细的手腕，心疼道：“羽儿身子太瘦弱了，确实要好好锻炼一下。你看雷将军的公子，比你两位皇兄都强，小小年纪就随父狩猎了。”说着朝背后的羽林军挥挥手，“牧歌过来——”

“是！”一名身着浅蓝色华服的少年松开缰绳，大踏步过来，躬身行礼，“牧

歌见过陛下、三殿下。”

声音清亮，不卑不亢。秦惊羽心中一动，忍不住仰头，一瞥之下，不禁暗自喝彩——好一个英姿勃勃的美少年！

来人十六七岁，生得剑眉星目，挺鼻丹唇，身形健壮挺拔，却不显粗犷，一身利落武士装包裹的肌肤微褐，可见之处皆泛着历经锤炼才能彰显出的润泽光芒，周身有掩饰不住的明锐之气。如果燕儿的美是温润秀致，一如杨枝清露，风姿绰约；那这个少年，就是英俊阳刚，仿若青松白雪，气质昂扬。

想到燕儿，秦惊羽下意识看向陪在秦昭玉身边的那道暗青身影，不想他也正好抬眸。两人目光相触，燕儿眉眼弯起，对她微微一笑。而秦毅身前的少年，行礼完毕即退后一步，脸上带着阳光般灿烂的笑，有意无意地朝秦惊羽这边看来。

一个含蓄，却美得妖娆；一个张扬，亦帅得冒泡。

不行了，头昏了，眼花了，受不了了……

秦毅一掌拍向少年肩膀，朗声笑道：“牧歌今日在山上表现可嘉，猎物居然比朕少不了多少，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后生可畏啊。”

少年抱拳，谦虚道：“陛下过奖，牧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”

秦毅笑道：“不骄不躁，很好。牧歌，朕等着你继承你爹的衣钵，当上大夏最年轻的将军！”少年敛容，正色道：“牧歌谨记教诲，定不负陛下所望。”

“好！”秦毅赞叹一声，转向秦惊羽，又肃然道：“羽儿，我大夏从来崇文尚武，像牧歌这样的少年英雄，当是你们几个学习的典范。朕且去瞧瞧你两位皇兄，你跟牧歌好好聊聊，日后认真念书学本领。”

牧歌？雷将军的公子雷牧歌？秦惊羽微微蹙眉，似是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……对了，昨晚母女俩睡前聊天时，穆妃好像提到过雷牧歌，说他年少英俊，文武双全，是长公主秦飞凰的心上人……呃，未来姐夫？

雷牧歌躬身行礼，待圣驾远去，才看向地上坐着不动的呆愣皇子，见那小脸上左一道右一块全是泥水污痕，不由得唇角扬起，笑容加深。

秦惊羽瞪他一眼，心头冒出火气。笑什么笑，她不就是玩玩泥巴，“不小心”弄脏了脸和衣服吗？只看表面的家伙，哪里知道自己筹谋离京的宏图大志！那秦飞凰从来仪表不乱，衣着光鲜，这会儿正在辇车上乖巧坐着呢，干吗不殷勤讨好她去，反而站在这里嘲笑自己？

“来，我拉你起来——”雷牧歌略一弯腰，朝她伸出手来，动作干脆有力，毫不含糊。“殿下。”与此同时，身后亦传来温软轻唤。青光一闪，白皙的手掌随之而来，“殿下是要起身吗，燕儿来扶你——”

不仅是浅蓝武士服与暗青太监装的碰撞，两人面面对，目光也在半空中凑

上，一明一暗，火光隐现。

秦惊羽挑了下眉，正在迟疑，燕儿的手已伸了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握住她的胳膊，轻轻一带，她整个人便被他半扶半抱着稳稳立起。

雷牧歌讨了个没趣，却也不生气，只自嘲地笑笑，一抱拳，大步而去。

臭小子拽什么拽，在她眼里就是个小屁孩！秦惊羽看着少年英姿挺拔的背影，轻哼一声，转头看向身边之人，拍拍他的肩，满目笑意，啧啧称赞。

“就你心细，乖，以后好好跟着我混，我会罩着你的！”

燕儿呆了呆，眼眸里清润如水，低婉叹息。

“殿下，说话要算数，燕儿可记住了……”

自从上林苑狩猎归来，秦惊羽莫名小病了一场。穆妃仔细诊断也没查出原因，猜测唯一可能就是她在湖边玩泥，引了风寒。

秦惊羽躺在榻上，不住叹气。这娇贵的身子，实在弱不禁风。

服下穆妃配制的汤药后，她一直睡不踏实，迷糊中忽冷忽热，似有一股暖流在周身游走，说不出的舒服爽快。这药还真是管用……

醒来时，秦惊羽浑身出了一通大汗，黏黏糊糊好生难受，赶紧叫翡翠放水沐浴。她泡在暖暖的温水里正洗得高兴，忽听得门外有轻微脚步声。

奇怪，室内水流声不断，外间响动通常是听不到的，今日怎生如此清晰？秦惊羽按下疑虑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是翡翠吗？”

“是，殿下洗好了吗，可是要起来了？”“你外面候着，我这就出来。”

沐浴后，秦惊羽整个人都神清气爽，步履轻盈了。出来时，翡翠正推开窗户，惊起几声清脆鸟叫。秦惊羽一眼瞥去，只见一只黄鹂在树梢间蹿起，展翅飞上云霄。那鸟儿腹底，一圈黑白相间的纹路明晰无比。

一时间，她又呆住了。奇怪，自己的视力何时这样好了？远在百步之外的事物，亦能看得清清楚楚？生一场病，居然耳目清明起来了？秦惊羽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带着怔愣，缓缓坐到妆台前。

背后传来一声轻唤：“殿下，燕儿给你梳头，可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他的动作依旧轻柔细致，拭干发丝上的水渍，木梳轻插发端，便是毫无阻碍，顺着一头柔滑青丝而下。秦惊羽闭眼，享受着他的精心服侍。

木梳划动发丝的声音，原来这般好听，就像微风拂过琴弦，沙沙作响，伴着少年清新爽朗的气息。那是一种隐隐淡淡的香气，说不出的好闻。

等等，什么时候，自己的嗅觉也如此灵敏了？！秦惊羽骤然睁眸，转身，正好对上门外妇人不解的眼。



“啊，母妃……”秦惊羽示意燕儿退下，轻快迎上去，挽住穆妃的手臂，浅笑晏语，“母妃去哪里了？”

“你父皇询问你的病情，叫你好了之后就去御书房听课。”穆妃拉着她坐下，看着门口少年规矩告退的身影，眉头微蹙，沉吟许久才道：“羽儿，这个燕儿，你以前不是不喜欢他，从不让他近身的吗？”

秦惊羽吃了一惊，“母妃为何这样说，我要是不喜欢他，怎会让他当我的贴身内侍？”这燕儿长相俊逸，心思巧妙，从头到脚挑不出半点毛病，连这样的下属都看不上眼，她很怀疑这身体的前主人是什么眼光。

穆妃盯了她半晌才道：“羽儿，你真把以前的事都忘了？这个燕儿，是你自己说他来路不明，须得时刻防备，才把他带在身边寸步不离的啊。”

秦惊羽愕然失笑，“我这样说？”以前的秦惊羽也太小心谨慎了吧？燕儿不过是个孩子，还有着那样清澈的眼神，她打死都不信他会对自己不利。

穆妃见她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，只得叹了口气，“你呀，中毒之后，性子真是变了许多……”岂止是变了，根本是换了个人。秦惊羽低头讪讪一笑，“我不是什么都忘了吗，以后记起来就好了……”

“燕儿之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”穆妃想了想，自得一笑，“不用你操心，我自有主张。等下喂他一颗你外公的丹药，日后不怕他起异心！”

秦惊羽无奈，只得应允，“母妃把丹药给我吧，我会让他吃的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窗外忽然传来轻微声响，似有人在吸气。

“谁？”秦惊羽猛地扑上窗台，只见一道人影闪过，消失在长廊尽头。

“羽儿，怎么了？”

秦惊羽轻轻摇头，转回身来已是面色如常，“没什么，听错了。”

穆妃身怀武功亦无所察觉，自己竟能听得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想着这半日来灵敏异常的感官，她心中一动，轻声道：“母妃帮我看看可好？我觉得今日醒来后，整个人怪怪的，莫不是……又中毒了？”

次日，御花园。春风掠过柳梢，园林深处有海棠数枝，竖垂横斜，簇簇盛艳，仿佛春光都被它占尽。林间小径行来两道身影，一个端秀纤柔，一个挺拔瘦削。

秦惊羽漫步走在前面，边走边寻思。昨天穆妃仔细检查了一番，并未发现任何奇怪。但对于她目前的状况，穆妃却惊喜若狂。据说她还在娘胎时就根基虚浅，外公穆青常年出没深山野林，不时送来大补之材。而今天降奇缘，忽然五感聪敏，大大弥补了之前不足，实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难道，这就是黑帝斯所说的礼物？

等等，她突然想起来了，黑帝斯不就是传说中掌管阴界的冥……老天，秦惊羽